

[图文本]

揭密清宫十三朝皇权交接的悬案 再现晚期帝国向现代转型的阵痛



王皓沅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细
说

图文本

清宫十三朝

王皓沅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细说清宫十三朝/王皓沅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-5613-3198-3

I. 细… II. 王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清代—通俗读物 IV. K249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1078 号

图书代号:SK4N1324

细说清宫十三朝

著 者:王皓沅

责任编辑:周 宏

特约编辑:毅 夫

装帧设计:蒋宏工作室

版式设计:许建华

出版发行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710062)

印 刷: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680×1020 1/16

字 数:480 千

印 张:25
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13-3198-3/K · 203

定 价:36.00 元



contents

- 第 一 章 满洲女祖佛库伦/[001]
- 第 二 章 布库里雍顺降世/[004]
- 第 三 章 布库里雍顺创业/[008]
- 第 四 章 建州卫崛起关外/[011]
- 第 五 章 不幸的少年/[014]
- 第 六 章 努尔哈赤结良缘/[017]
- 第 七 章 觉昌安三代遇害/[019]
- 第 八 章 十三甲报父祖仇/[022]
- 第 九 章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/[025]
- 第 十 章 天命汗建后金称帝/[029]
- 第 十 一 章 杨镐督师攻后金/[033]
- 第 十 二 章 争夺辽东的关键一战/[037]
- 第 十 三 章 明军兵败萨尔浒/[041]
- 第 十 四 章 满蒙订立攻守同盟/[044]
- 第 十 五 章 熊廷弼遗恨大凌河/[048]
- 第 十 六 章 太祖兵败宁远/[052]
- 第 十 七 章 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/[056]
- 第 十 八 章 多尔衮大婚/[060]
- 第 十 九 章 袁崇焕大胜清军/[063]



- 第二十章 松锦大捷/[067]
- 第二十一章 洪承畴降清/[071]
- 第二十二章 多尔衮摄政/[075]
- 第二十三章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/[079]
- 第二十四章 清军攻陷北京/[084]
- 第二十五章 顺治定鼎北京/[088]
- 第二十六章 史可法抗清/[092]
- 第二十七章 多尔衮之死/[096]
- 第二十八章 顺治帝出家/[100]
- 第二十九章 少年康熙斗鳌拜/[104]
- 第三十章 吴三桂叛乱/[109]
- 第三十一章 康熙帝平定三藩/[112]
- 第三十二章 收复雅克萨/[116]
- 第三十三章 准噶尔之乱/[120]
- 第三十四章 康熙亲征朔漠/[124]
- 第三十五章 康熙朝皇储之争/[127]
- 第三十六章 庄廷铨明史案/[131]
- 第三十七章 秘密立储/[134]
- 第三十八章 隆科多篡改遗诏/[136]
- 第三十九章 雍正登基初政/[139]
- 第四十章 肃清政敌异党/[143]
- 第四十一章 年羹尧、隆科多伏法/[146]
- 第四十二章 吕留良、曾静案/[149]
- 第四十三章 雍正帝驾崩圆明园/[154]
- 第四十四章 乾隆帝即位新政/[158]
- 第四十五章 皇后富察氏之死/[161]
- 第四十六章 福康安身世之谜/[165]
- 第四十七章 初征大小金川/[169]



- 第四十八章 乾隆南巡海宁/[173]
- 第四十九章 香妃之谜/[176]
- 第五十章 风流天子的家事/[180]
- 第五十一章 二征大小金川/[184]
- 第五十二章 平定林爽文起义/[188]
- 第五十三章 乾隆帝禅位/[192]
- 第五十四章 白莲教起义/[196]
- 第五十五章 勒保诱擒教首/[200]
- 第五十六章 太上皇宾天/[204]
- 第五十七章 惩治和珅 整饬吏治/[208]
- 第五十八章 天理教起义/[212]
- 第五十九章 危机四伏的帝国/[216]
- 第六十章 崇尚节俭的道光/[220]
- 第六十一章 林则徐虎门销烟/[225]
- 第六十二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/[230]
- 第六十三章 虎门之战/[234]
- 第六十四章 在剿与抚中徘徊/[239]
- 第六十五章 不平等条约的开始/[243]
- 第六十六章 洪秀全传教/[247]
- 第六十七章 咸丰帝即位/[251]
- 第六十八章 太平天国运动/[256]
- 第六十九章 洪秀全定都南京/[260]
- 第七十章 太平军的北伐/[264]
- 第七十一章 兰儿得宠/[268]
- 第七十二章 太平天国的内讧/[272]
- 第七十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/[276]
- 第七十四章 火烧圆明园/[281]
- 第七十五章 咸丰帝之死/[286]



- 第七十六章 辛酉政变/[291]
- 第七十七章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/[295]
- 第七十八章 太监安德海之死/[300]
- 第七十九章 同治帝亲政/[304]
- 第八十章 同治帝暴亡/[308]
- 第八十一章 西太后二次垂帘/[312]
- 第八十二章 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/[316]
- 第八十三章 中日甲午战争/[321]
- 第八十四章 马关条约的签订/[326]
- 第八十五章 康梁戊戌变法/[331]
- 第八十六章 光绪帝被囚瀛台/[336]
- 第八十七章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/[341]
- 第八十八章 八国联军侵华/[345]
- 第八十九章 慈禧太后出逃/[349]
- 第九十章 辛丑条约的耻辱/[353]
- 第九十一章 五大臣出洋考察/[357]
- 第九十二章 徐锡麟起义/[360]
- 第九十三章 光宣两朝的皇位更迭/[364]
- 第九十四章 慈禧太后之死/[368]
- 第九十五章 黄花岗起义/[372]
- 第九十六章 武昌起义/[376]
- 第九十七章 袁世凯出山/[380]
- 第九十八章 重组内阁/[384]
- 第九十九章 南北议和/[388]
- 第一百章 宣统退位/[392]

第一章 满洲女祖佛库伦

在中国山海关之外，沈阳之东，有一座长白山。这山形势险峻，气象雄伟；隔着有一座布库里山，也是峦冈起伏。这一日，时当春日，那山旁的桃柳，被那春风吹得像醉人一般地摇摇晃晃；那地下一碧如茵，黄金似的日光，斜映布库里山的一个山坳，越显得这山坳翠绿如油，饱含春色；那些散漫自由的黄莺儿，不住地飞来飞去，你唱我和。忽的响起一片娇笑声音，由山中传出，那些黄莺儿听得有人们的声音，一哄儿飞向别处去了。那边的笑声，原来是一对有情男女，骑着高骏的马，偃着肩，傍着手，那八只马蹄或先或后，由山洞里斜刺出来。这男子望去约摸有二十岁，生得洁白的面皮，清秀的眉目，一只手拿着马鞭，一只手扶住那女子的肩膀，斜着头和那女子唧唧小语。那女子约摸十八九岁，长着莺蛋式的面庞，丰容盛鬋，头上云鬓蓬松，两颊上像叠着桃花一样，一双水盈盈的眼睛，含着无限的幽情。忽而，对着那男子小声道：“这时候快要晚了，姐姐们不知等得怎样急呢？俺去了。”说着向那男子肩上一拍，把腰带一束，提起缰绳，那马泼刺刺地去了。那男子骑在马上，回过头来，看那女子依依不舍，举着马鞭，一直等得看不见她的影儿，才懒洋洋地把马头一转，进那山坳里去了。原来这男子叫乌拉特，那女子名叫佛库伦。单讲这佛库伦，有两个姐姐，大姐叫恩库伦，二姐叫正库伦。恩库伦二十一岁，已经嫁了丈夫，正库伦年纪二十岁，也说定了婆家，只有佛库伦年交十八，她父亲见她美丽聪明，又兼是个老女儿，不肯轻易许人。谁知这佛库伦，生得天仙一般的美，到了及笄的年华，风月渐知。这一日，同着两个姐姐骑了三匹马，带了弓箭，到山中打猎。这是满洲的习惯，女人家皆欢喜游牧打猎，就是遇着了男子，也不觉得害羞和忌避。她们三人，到布库里山下，皆离鞍下马，步行里许，旁边现出一泓清水，澄碧如镜，三个人的影子都倒悬在里面；两岸上桃花柳树，也夹杂映在里面。真是桃红柳绿，配着她们三人苹果似的脸儿，越发生色。那佛库伦俯首见了自己的影子，抬头见了四外的春色，不觉勾起心事来了，斜着脖子，不住发怔。两个姐姐对她说道：“此间四无人，俺们何不下水去洗浴舒畅一回身子？”佛库伦道：“你们洗罢，俺要上马闲眺一回，看看有什么野牲，打几只把与父亲下酒。”说着扬鞭上马，沿着岸跑向山后去了。这边恩库伦、正库伦，谈谈笑笑，宽衣解带，脱



三仙女沐浴布勒瑚里泊图

去紧身的小衣，露出那雪白的鸡头，如粉团突起，浑身上下，白得像马乳一般，那曲线美自不必说了。二人向水中一跳，那一平如镜的清水，顿时水花四溅，一圈圈的水痕，散向岸边去了。她二人在水中，互相搂抱，戏耍多时，惹得那些游蜂浪蝶，飞来飞去。

而佛库伦骑着马，驰骋郊野，心旷神怡。忽前面赶出一只兔子，如飞地向前面跑去。佛库伦心中大喜，把缰绳一紧，那马四蹄突起，向着兔子追去。她越过几个山岭。看看离兔子不远，便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将要射出，忽听树林内一声“着”，那兔子身中一箭，应声而倒。这时，佛库伦的箭还未射出。她滚鞍下马，把那兔子拾起，拣了一块洁净的石头坐下，拔出那兔子身上的箭，只见箭上面镌着“乌拉特之箭”

五个字。佛库伦不觉一惊，心想：乌拉特乃梨皮峪村主的儿子，去年同俺村民械斗，俺险把性命送掉。想起这乌拉特，是个英俊的少年，魁伟的人物；再看那只箭，真是精美绝伦，物像其主。正在疑想间，猛听得树林内马铃一响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林内转出一骑，那马上坐着一少年男子。那少年见了佛库伦，忙不迭地下马，深深一揖，把个佛库伦羞得无处容身。偷眼看那男子，身穿紧衣皮袄，头戴皮帽，正是那英俊雄伟的乌拉特。佛库伦想上马逃去，苦的自己是个女子，力不能敌，只得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那乌拉特轻言细语道：“姑娘你想得俺好苦，俺自从前次见你，没一时没一刻不想念你，有几次连梦里也想见你那似笑非笑之容，宜喜宜嗔之态，但是一觉醒起来，依然是俺一个人。俺反痛恨那金鸡不该报晓，扰俺的清梦。你想俺可怜不可怜？今天天缘凑巧，得见姑娘。”说毕将身挨近佛库伦坐下。那佛库伦将身子一让，仍低垂粉颈，两颊绯红，将那只箭倒上倒下地玩着。乌拉特又道：“俺堂堂男子，弃冤仇不顾，皆为的是爱惜姑娘。今姑娘默无一语，叫俺死也不得瞑目。”说着双膝一屈，直挺挺地朝着佛库伦跪下。那佛库伦又羞又怕。先前心中打算一言不发，做个“二十四个不开口，神仙难下手”，谁知乌拉特甘自跪膝，弄得那佛库伦心中突突跳个不住。心想翻脸决裂，以全世仇之道，又见乌拉特情意绵绵，怪觉可怜，真是“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”。乌拉特见佛库伦急得满头是汗，那脸上红云泛起，

越发可爱。他跪在地上，拼死不肯起身。两下里僵了半天，那乌拉特急得六神无主，忽想起前次械斗，不杀她的事情来。忙道：“姑娘前回械斗的情形，你还记在心里吗？俺那时候，照理就应把姑娘一刀挥为两段，无奈见了你的脸儿，早酥软了半边身子。今日之事，姑娘你抚心自问，该当怎样？”佛库伦听了乌拉特一席话，心里越发难受，头上的汗珠儿，一颗颗从毛孔内挤出来，心头小鹿撞个不住。瞄过眼来，看看乌拉特真是可爱，益觉可怜，又感激他不杀之恩，渐渐地吧世仇道理散向九霄云外去了，要想开口，却又怕羞，不免又做作一番，才拉乌拉特起身。

第二章 布库里雍顺降世

佛库伦的父亲名叫干木儿，是布库里山南面布尔胡里村的村主，和布库里山北面梨皮峪的村民，是多年的仇家。梨皮峪的村主，名叫猛哥，年纪有了六十多岁，只生一子，就是跪在佛库伦膝下的乌拉特。这乌拉特人才出众，英秀动人，两膀有千斤之力，学得一身武艺，合村的人，谁不见他害怕？！但是自古英雄多好色，这乌拉特既是个英雄，也是个情种。前年，布尔胡里的村民抢了他村中一群骆驼，去年新年，布尔胡里村中也被他村民抢去六百多匹骡子。两个村落，抢来抢去，抢一次总要械斗一次，械斗一次总要杀伤几百村民。因此，两村冤仇日重，成了冤家对头。日前，布尔胡里的村民赶着数百匹骡子，从布库里山经过，被梨皮峪村民探知，连忙去报告村主。那猛哥听了，令乌拉特带人去抢，一声号令，聚集了千余人，个个长枪短戟，擦掌摩拳，准备大杀一场。乌拉特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手中拿着一柄短刀，带了村民，如潮涌似的奔来。过了山坳，只见布尔胡里的村民，领着骡子向前走着，也有数百人护送。布尔胡里村民见了敌人来抢，丢下骡子，全来应敌。一霎时，刀光剑影，杀气腾腾。那佛库伦的父亲干木儿，闻得此信，忙吹了角儿，聚集了村民，拿着家伙，一齐拥将出来。干木儿骑着马东西驰骋，佛库伦姊妹三个也骑着马，雌威勃勃地在人丛中救护受伤的村民。谁知那些村民，见了这绮年玉貌的村主姑娘，个个馋涎欲滴，心旌动摇。有的村民不肯离开，只在佛库伦四周厮杀，不肯向前，有的频频回顾，敌人蜂拥杀来，尚不觉得，再等回头，已做了刀下之鬼。因此，被杀死的、剁死的很多，那乌拉特看看布尔胡里村民要败，就匹马单枪冲来，手起刀落，只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转眼看见佛库伦也夹在里面，他认得是干木儿的女儿，不觉出神了半天，一马放去，将短刀举起，喊道：“挡俺者死，避俺者生。”那佛库伦大惊，认得是乌拉特，忙带马后退，乌拉特紧紧追着。正在危急，那正库伦、恩库伦见三妹被迫，忙叫父亲，谁知父亲也被敌人围住厮杀，二人又冲马前去救护父亲。这边乌拉特追着佛库伦，看看追上，大声道：“俺不杀你，你是干木儿的女儿佛库伦吗？”佛库伦回头一看，见乌拉特满面笑容，雪白牙齿，映着朱唇，红白分明。佛库伦知是不肯杀她，就勒住马，朝着乌拉特气喘喘地说道：“要杀便杀，要砍便砍。”乌拉特笑道：“谁肯杀你这美人儿，好好回村

罢。”说着仰面一笑，马头一转，跑回去了。佛库伦万分感激，急忙纵马前来，帮着两位姊姊将父亲救出重围，父女四人，并辔而回。除损失数百条骡子外，查点人数，又死伤五六百人，未死的村民咬牙切齿，誓报此仇。

再说那梨皮峪的村民，获得全胜，赶着骡子，欢欢喜喜地回村去了。那村主猛哥，当下杀了十条牛、百只羊、百口猪，先祭天地，犒赏村民，个个笑语喧腾，开怀畅饮，只有那乌拉特回村后，心绪不宁，坐卧不安。猛哥疑他杀敌困倦，让他休息。那乌拉特睡到半夜，想到佛库伦姿容美丽、日间受惊的那种情形，真是又怜又爱。心想：俺可恨同她是个仇家，没有这艳福享受这朵鲜花。从此，日日不乐，有时想得厉害，就悄悄爬上山峰，看看布尔胡里村庄，消消心中积闷。有时见着本村中的姑娘，越发想念佛库伦。这一日，事遇凑巧，乌拉特独自一人，骑了马，带了弓箭，到山上来寻寻野牲。正行间，前面一带树林蔽住去路。那树林在春天的时候，长出层层绿叶，高与天齐。乌拉特停住了马，静悄悄的，几只小鸟穿梭般地穿来穿去。猛听得林外远处的马蹄声音，不觉一惊，悄悄地探头出望，只见一只小兔飞也似的跑着，后面一匹骏马，呼呼地赶来，那马上坐的是个女子。

仔细一认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日夜思念的佛库伦姑娘。心想纵马上前，又怕姑娘冒火；不上前，又恐好端端的机会失掉。正在两难之间，亏得那只兔子已跑到林外，情急计生，忙将弓箭拉圆，射出一箭，那兔子便应声而倒。再看那佛库伦，拾起兔子一屁股坐下，拿着那只箭细看，大概看见了箭上的姓氏，翻眼凝神，脸上一阵红来白去，知道此事有了七八分可成，遂大胆上前，向佛库伦再三温存。见佛库伦死不开口，情急了，便跪下哀求，甘自拜倒在石榴裙下。佛库伦停了半晌，才轻启朱唇，莺声道：

建州
建州於東方夷部獨居中據要害東接毛憐野人
黑龍江諸夷東南瀕鴨綠江距朝鮮東北雜海西
百十餘衛西北鄰兀良哈聯絡犄角其地阻萬山
林木蔽天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騎不得成列大
抵女直諸夷竝忍詢好盜善射馳獵耐饑渴其戰
鬪多步少騎建州尤負固解耕織室居火食有華
風自永樂內附迄嘉靖叛服不常隆慶辛未冬我
師大破建夷汪住等誠斬近六百至

《东夷考略·建州》。明茅瑞征撰。书中考证了建州女真的渊源

“让开些。”那乌拉特如奉纶音一般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挨肩坐下。佛库伦又道：“前次蒙你不杀，俺感激万分，常常思慕你，佩服你是个英雄。不过，俺和你可恨是世代仇家，这段姻缘待诸来世吧！”说着转过背去，叹了口气，哭泣起来。乌拉特一面替她拭泪，一面说了无数的劝慰话，好容易才把这位美人儿的眼泪止住了。那乌拉特细看了多时，情不自禁地悄悄和佛库伦亲了个吻。那佛库伦陷入了情网，如何能逃？又见乌拉特可爱可怜，不免心肠已软。乌拉特拉着佛库伦的手，带住了两匹马，向山谷中走去。进了山谷，自有一番非凡恩爱，二人你怜我爱，海誓山盟。停了半晌，才见佛库伦云鬓蓬松，乌拉特扬扬得意，二人并肩骑马出来。乌拉特遂了相思愿，佛库伦报了不杀恩。

话分两头。当下，佛库伦独自一人骑着马，心中忐忑不安，怕两个姐姐看出破绽，不免捏着一把汗。来到河边，见两个姐姐早已不在。只见岸上水迹斑斑，一群蜂蝶在那里飞鸣。佛库伦见两个姐姐已浴罢回家，便急忙策马回到家里。她父母姊姊正在盼望，见了她回来才放了心。妈妈问她何故这时才回来，害得两个姐姐寻觅不着？她姐姐说道：“俺们除掉上梨皮峪一条路未寻觅外，其余四周的，山里，村里，统统寻过，都不见你的形迹，俺们急得像什么似的，你再停一刻不回，父亲就要叫村民到梨皮峪路上去寻觅了。”佛库伦听得，心中暗叫惭愧，连忙说道：“因追一只兔子迷了山路，所以迟了回来。”当下晚景无话。从此佛库伦同乌拉特常常幽会，谁知少年男女，情好最殷，阅月而后，佛库伦红潮无信，暗结珠胎。从来无论何事，“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。乌拉特与佛库伦秘密幽会的事情，竟被两个姐姐看出声色，她们连哄带说，佛库伦只得和盘托出来了。她的腰际围度，也与日俱增，感到难瞒父母眼目，终日忧愁，常以

泪洗面。偏偏肚内孽障，一天觉大一天，于是姊妹三人遂商议定，说佛库伦洗浴河中，有三只灵鹊，口含红果坠在佛库伦身上，佛库伦吞下，以致受胎。此话告诉了父母，因老人睡在鼓内，万分相信。过了数月，佛库伦竟成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。十月满足，一阵疼痛，呱呱数声，大清帝国的创基主出世了。佛库伦的父母，以为无夫而孕，定然是天物出世，欢喜非常，



《佛库伦神像》轴

谁知竟是世代仇人的真种。那小孩洁白肥胖，啼声宏大，佛库伦替他取名叫布库里雍顺，姓爱新觉罗。那佛库伦自从生下了布库里雍顺，未隔一年，就背着父母，独自一人到山谷寻找乌拉特去了。后来音信皆无，微闻他两个住在真真庙，安享鱼水之乐。但真真庙，峻险万分，等闲人是去不得的。也有人说，他两个离了本境，到远处去了。究竟他二人归于何处，至今也不明白。

这布库里雍顺，渐渐地长大，到了八岁的时候，看出他聪慧灵敏，过于常儿，进步日增；到了十七岁，生就一身神力，越发人不可及。有一天，他把河边的柳树一根根取下来，终日编来编去，说要编成个柳船，看的人笑他发呆。哪知有志竟成，编了数月，竟成了一只偌大的柳船。说也奇怪，放在水内丝毫不漏。布库里雍顺大喜，就将那柳船放在中流，轻踞其间。那只船在水中左右徜徉，慢慢地飘流着，两岸的村民个个拍手大笑，欢祝他成功。布库里雍顺自然欢喜万分。正笑间，陡然一阵风起，波涛澎湃起来，那只船身不由主，箭也似地窜入水中去了。布库里雍顺吓得心胆俱裂，疯狂喊叫，两岸上的人也在狂喊追赶。谁知水仗风威，那船穿梭似的瞬息千里，凭你两岸有千百人奔着，也难追及。布库里雍顺吓得头昏目眩，早已不省人事，倒在船内，听凭那急流把船送往远处。看看流到山涧转弯处，那船一转身，流入溪内，速率就相差得许多。不久风也息了，浪也平了，水势也迟缓了，两岸边的树木，被刚才的狂风吹得歪头损脑，有几棵梨树被风吹得把一瓣瓣的白花皆撒落在水面上，好似一幅绣花的毡子。布库里雍顺的那只柳船，流到河身弯曲地方停住了。布库里雍顺兀自睡着，动也不动。正在寂静的时候，那南岸上来一女郎，头上梳着高耸的髻，手中提着一个红漆木桶，低着头慢慢地走到堤边，扶着一棵梨树，弯着腰，正要把只水桶丢下水去，转眼看见一只船停在河内，里面睡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不觉一惊，连忙提了水桶，走上堤来，想去告诉父亲，才走了几步，又转回来。

第三章 布库里雍顺创业

这姑娘刚要去告诉父亲，转想一只船停在河内，没有缆绳系着，倘若再起一阵大风，这船要吹得无影无踪，平素常听父亲对人说，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”，俺今日何不救这少年一命，也算是俺的功德。遂打定了主意，复下堤来，蹲在水旁，看那只船离身边有数尺的距离，但是脚下再向前一两步，就是些烂泥，欲前不得。正在为难间，忽而想起一法，就树上取一树枝，向水里划着，那船只被这树枝划动的吸引力，渐渐向身边移来。姑娘大喜，双手攀住船头，挽起裙子，爬上船来。敛神看那男子长得很为俊美，两眼紧闭，额上印着被风吹干的几条汗痕，上下口唇微微启动。这姑娘见了，不免发起怜惜心肠，便伸手抓住他肋下的一根带子，用尽平生气力拖上岸来，喘得上气接不着下气。她屈着一条腿，把布库里雍顺的头枕在她膝盖上，把一方手帕替他拭去额上的汗痕。这时，布库里雍顺面色转红，越发英秀动人，真是长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那姑娘见了，不觉心里一动，一股热气由脚下直冲上来，见四无人，忍不住低下头去，在布库里雍顺唇上亲了蜜甜的一吻。说也奇怪，那蜜甜的一阵香气，直刺入布库里雍顺鼻管里，使他顿时清醒过来。他见自己倒在一个美人怀里，脸和脸地贴着，不禁又惊又喜，不住向那女子看去。那一种神情，在这姑娘眼里看着委实可笑。这姑娘也是个处女，从未经与男人接近过，今朝把个陌生的少年男子搂在怀里，又见那男子醒过来朝着她发怔，使她羞得忙推开身子，一甩手要爬起来，谁知后身的衣服被布库里雍顺的身子压住，欲脱不能。布库里雍顺再仔细看那女子，只见生得一张莺蛋似的脸儿，两道弯弯的乌眉，映着那黑棋子似的眼睛，真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姿色。布库里雍顺是个灵敏的人，见自己睡在这女子怀里，早已料到是这女子因为爱他怜他，把他救起。再看这姑娘神情，不觉酥软了身子，就势伸着舌头向那姑娘唇边还了一个吻。姑娘似嗔似喜问道：“你是什么地方的野人，为什么到俺们三姓地方来？”布库里雍顺忙答道：“俺是布库山南面布尔胡里的人，俺母亲是吞食仙果生俺下来，今年十八岁，因编一只柳船在湖心玩着，不幸被风浪吹到此地。因为那风浪厉害，只吓得俺不省人事，不知如何被姑娘救起，望姑娘告明，俺死不忘恩。”那姑娘听了说道：“哦，你是天生的人吗？俺请父母来请你。”说罢嫣然一笑，一甩手

转身去了。在下趁她回去的闲空，来叙明这姑娘的来历。

这姑娘名唤白哩，乃三姓地方的人，她父亲名唤博多哩，她母亲生她下来就一病不起。因此，她父亲爱她如同掌上明珠。到了二十岁，还未曾配到一个相当的才郎。这白哩姑娘生得天仙一般，美貌如花，合村的人没有一个中她的意，常常对着清风明月，独自悲叹。这一日，她在河边汲水，也是天缘凑巧，遇见了布库里雍顺。见他一表人才，绮年玉貌，不知不觉将平素抑郁不得伸的热情，统统搬到布库里雍顺身上去了。闲话少说。当下白哩回去见了父亲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半晌开不得口，她父亲见了不胜惊异，忙把她搂进怀中，一声肉一声儿地问道：“为着什么事你这样神情，是被什么野牲吓的吗？”那白哩姑娘定了神说道：“女儿在河边汲水，忽的来了一个男人，他说是天生，看他的面色像个英雄，俺们村中找不出这样的人来，请父亲去看看，把他请到俺家里来谈谈。”博多哩听了，忙带了众人来到河边，见一个少年坐在河边发怔。博多哩走近他身边，大声道：“你就是天生的英雄吗？”布库里雍顺忙起身答道：“俺乃布库里雍顺，从布尔胡里到此。”接着，又把来踪去迹说了一遍。博多哩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原来天上送来的一位英雄，这是三姓地方的福气，请到俺家里去谈谈。”便拉着布库里雍顺的手，那些村民如蜂相拥，不多时来到了博多哩家里，自然酒席款待，并且杀猪宰羊谢告天地，合村的人开怀畅饮，席间又细细相谈，那布库里雍顺谈锋犀利，应对和平，村中的人佩服到二十四分。到了天晚，酒阑席散，博多哩留髻送客，铺设了干净的榻子，请布库里雍顺安睡，一老一少又谈到半夜，才各自安睡。从此，布库里雍顺对博多哩十分感激，对他女儿万分情恋，把个布尔胡里的故乡一天一天地淡忘了。

光阴似箭，瞬息又是一个年头。时当春末夏初，关外的春色到得很迟，五月里蔷薇花才开放。布库里雍顺住在博多哩家里，除练习拳棒外，常常同着他心上人白哩姑娘闲谈。每日里，他俩的情影常常合拢在一处，情爱日深。他们这样投合，博多哩老人也瞧出几分。他对于布库里雍顺万分信仰，也想把自己的女儿嫁与他，总是难以启齿，常常在心内盘算。这一日，也该他们两个功成圆满，博多哩含着烟袋，拿了一把菜种，跨进后园，走了几步，忽听得一阵阵笑声，和着唧唧说话声，博多哩就尾着这声音听去。原来这声音发在一丛石榴树的后面，等到走近一看，原来就是他的女儿和布库里雍顺并肩儿坐着。布库里雍顺的手正搂着白哩姑娘的脖子，白哩姑娘也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听得布库里雍顺说道：“姐姐你的面貌真生得美丽，比去年俺初见你的时候红润焕发得多了，真叫俺心里爱煞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那布库里雍顺的脸凑近了白哩姑娘的脸，声音细小。博多哩年纪大了，听觉不敏，下文听不清楚，只见白哩姑娘红飞两颊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俺情愿一生守着你，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陪着你，俺近来离你片刻，不知为什么就老大不高兴了。”说着低头一笑，又朝着布库里雍顺溜了一眼，两人不约而同地互抱颈项，嘴对嘴地亲了个甜蜜的吻，接连又吻了几次，那边博多哩看了，忍不住地嗝呀一声，接着就笑得前仰后合，跌跌撞撞地从树后

出来，他两人见了，只吓得“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”，不由得低下头去，脸上羞得红来白去，一言不发。博多哩走上前去，带着笑容，颤巍巍地说道：“你两人快抬起头来，不要害羞，你两人迟早总是一对夫妻，俺年纪老了，也放得心了，快快到前头去，俺撒了菜种就来。”他两人不敢同走。布库里雍顺逡巡片刻，抿着嘴，朝白哩姑娘做个鬼脸就先走了。白哩姑娘同父亲撒了菜种，跟父亲走到前厅。那老头子急急忙忙换了衣服，跑出去买了些熟菜回来，转身又请来十数个老头子，烫了一壶酒，拿了杯筷，霎时围了一桌子的客。少顷菜上，那些老头子吃喝得分外高兴。博多哩从主人位上站起身来，手举一杯酒，开口说道：“小女白哩，年已二十一岁，至今尚未字人，去年布库里雍顺天降到俺村上，俺就有心把小女嫁他，只因不好启齿，今朝俺见他们俩很为驯和，便打定了主意，请诸位喝一杯喜酒，俺选择明日作黄道吉日，就叫他们俩拜个天地成了夫妻，也了俺一件心事。”说完，将手中一杯酒一饮而干，向众人面前晃了一晃，众人也陪他干了一杯。那些吃白嘴说好话的老头子，听得博多哩的一席话，不约而同地齐声道好。白哩姑娘在一旁听得这话，知道明日要做新娘子了，又羞又喜，连忙向屏后跑去。谁知布库里雍顺正在屏后听得出神，二人见了，嗤地一笑，倒觉得害羞起来。第二天，博多哩鸡鸣即起，发柬请客，办了酒席，又请了跳神在家里跳舞。那远近来贺喜的，不下七、八百人，前厅后院挤满了人，大家皆伸长了脖子，等看这一对如花似玉的新人。博多哩看看客已坐齐，大约有六七十席，就吩咐上菜，便见厨房内走出五六十人来，每人捧着一盘菜，一桌摆着一盘，热气腾腾，其中一盘，香气扑鼻，不由得个个朝着这盘内看去。原来盘内是鸡子炖肉，红白相间，这些即将入口的美味，使得那些来客馋涎欲滴。少顷酒上，主人举筷恭客，一霎时狼吞虎咽，如同秋风扫落叶，盘子内的鸡鸭鱼肉一扫而光，只剩些空汤在盘子里晃动。手脚快的，自然是占些便宜，手脚慢的，一根鸡肋尚未曾尝着。接连吃了五七盘鸡鱼鸭鹅，个个吃得酒醉饭饱，可怜把个博多哩忙得小辫儿直翘到天空，快活得掀着胡子，笑得合不拢嘴来。停了一回，四个女人围住布库里雍顺和白哩姑娘出来。布库里雍顺穿了一件黄缎长袍，天青马褂，绣着碗大团花，头戴乌绒大帽，马褂前面插了一朵红花，脸上两道乌眉、一双威棱的眼睛显出英雄的颜色来。那白哩姑娘打扮得艳丽万分，头上插着红花，脸上淡淡地擦了些脂粉，小蛮腰儿，粉底鞋儿，走到厅前。他俩朝着精座一齐跪下，拜过天地，站起来，又面对面行过礼。一时间，细乐声、跳舞声，闹成一片。到了夕照衔山，客人笑嘻嘻地上来向主人道谢。待人客散尽，他俩吃了合卺酒，阖上房门，那布库里雍顺朝着白哩姑娘看去，真是斯夕红颜，比平时娇艳得许多，禁不住手挽手儿同入罗帏，不待说自有一番恩爱，就做了百年的好梦。到了第二日早晨，白哩醒来，见布库里雍顺仍呼呼地睡着，又把腮靠紧亲热了一番，才催布库里雍顺起来。